

群众演唱小丛书

牛头钹床的秘密

蓝翔 王金富著

独幕话剧



独幕话剧

牛头鉋床的秘密

上海市虹口区工人业余文工团

蓝 翎 王 金 富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63

独幕话剧
牛头鲍床的秘密

著 作 者 上海市虹口区工人业余文工团
 蓝 翔 王 金 富

*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永嘉路25弄8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
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7/8 字数：16,000

1963年4月第1版

196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5,000册

统一书号：T 10078·2155

定价：(六) 0.11元

內 容 提 要

某工厂开展劳动竞赛，老工人牛师傅就要退休，艺徒小紅担心自己掌握不了那部老車床，会落在竞赛对手后面。机械員常宝增討好小紅，趁新老厂长工作交替之际，为小紅搞到一台新車床。牛师傅坚决反对，决心要在退休前把老車床检修好。小紅帮助拆車，在車床底下发现了一包解放前夕号召工人护厂的传单，新厂长赶到——当时他是这个厂的工人，党的地下工作者，說出这些传单乃是小紅父亲等在护厂斗争中牺牲前夕所藏的。老一代的革命斗争传统教育了小紅，决心让那台老車床繼續为社会主义建設贡献力量。

时 間 1962 年春。

地 点 上海某农业机械厂車間一角。

人 物 牛师傅——六十二岁。

小 紅——二十岁。

常宝增——二十岁。

王厂长——五十六岁。

布 景 車間一角；正面是两扇大門，門上正中悬挂着一块橫幅，鮮紅的布上貼着“艰苦奋斗，勤俭建国”八个白色大字，右边是一排窗子，台角有一台老式牛头鉋床，左边还有工作台、椅子、工具箱等。

幕 启 这是中午休息時間；扩音器正在播送本厂消息：“为了支援农业生产，我厂各車間开展了增产节约劳动竞赛，到目前为止，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績……”一陣鑼鼓声由近而远。小紅站在門边向刚离开的竞赛对手招呼。

〔后台女声：小紅，咱們的竞赛就算敲定了，这回瞧你的啦！

小 紅 放心，小兰，我一定要赶上你！

〔后台女声：好啊，你拿出本事来赶吧！

〔后台男声：小紅，当心吃败仗，输了可不能哭鼻子啊！〕

小 紅 去你的。（欲追）

〔后台一阵笑声远去。〕

小 紅 （回身，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語）吃败仗？（看牛头鉋床）唉！就凭这台“老牛”說不定真要吃败仗……（望着机床发呆，然后把小兰送来的竞赛书贴在墙上）

〔常宝增兴冲冲地奔上。〕

常宝增 小紅，小紅！我找你好久了……

〔小紅不答应。〕

常宝增 （討好地）噯，小紅，你要的戏票买到了，我知道买票的人一定很多，所以連中飯也沒有吃就去排队，（拿出票）你看，第三排中座。

小 紅 （不耐煩地）看你高兴的，人家都急死了，（指墙上的竞赛书）你看三車間刚送来的挑战书，小兰还指名要跟我竞赛呢！

常宝增 喔！这有什么，赛就赛嘛！

小 紅 哼！看你說得比唱的还好听，叫我拿什么赛呀！

常宝增 沒有問題，你师傅技术高，經驗足，厂里哪个不知道頂頂大名的牛师傅。有他，你怕啥？

小 紅 师傅技术高，总不能跟徒弟一辈子的呀！刚才工会主席又找他談退休的事去了。

常宝增 噢！（高兴地）这回看来真要退休了。

小 紅 他要一走，我怎么赛得过人家，这台鉋床……

常宝增 (表示同情地)說的也是,常言道“七分設備,三分技术”,沒有好机器,那就不能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。凭良心說,这台鉋床慢得真象条黄牛,虽然还没到吃牛肉的时候,可要跟人家竞赛,那准得輸!

小 紅 唉!

常宝增 小紅,你別急,我自有妙計。

小 紅 你有什么好办法?

常宝增 哎,我的意思是把这台“老牛”报废,換台新的。

小 紅 那怎么行?我师傅喜欢它,別人見着它搖頭,师傅还偏偏在上个月主动要求調到这台“老牛”上来干活。

常宝增 这一点也不奇怪,他技术高明,經驗丰富,在老谷机床上干活,更能显得出他的本領来。

小 紅 可我不能跟师傅比呀!

常宝增 是呀!(討好地)小紅,你还不了解我嗎?我永远和你一条心,老实說:这台“老牛”我一看见它那副破破烂烂的寒酸相,就象吃了蒼蝇一样恶心,要是让你单独操作,人吃力劳累不說,一不小心,难保不出个大小毛病。

小 紅 我就担心这一点。

常宝增 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,老牛車干活怎能赛得过人家。你想,要是你竞赛輸給小兰,丢人紅脸不說,就連我和保修組的奖金也捞不到。

小 紅 (听得不順耳)我可象你,总想錢……

常宝增 錢!誰怕錢多了咬手,奖金一个月十几元,天天看

戏都看不完。

小 紅 你这是什么思想？

常宝增 (自知就漏了嘴)哎，哎，哎，我不过是打个比方，总而言之，这条老牛可要拖你我的后腿了。不过我有办法，就要看你是不是同意？

小 紅 (不解)我？

常宝增 哎，这回牛师傅要是同意退休，事情就好办了。

小 紅 我可舍不得师傅走呢！

常宝增 嘿！他不走，你想换新刨床，那比登天还难。上次拔下来的那台新刨床，好几个车间都等着厂长批，牛师傅不要，我也很难说话，要是他一走，万事大吉，我保证替你争取过来。

小 紅 替我争取？

常宝增 对！现在还有一个好机会，厂长今天要调到公司去了，正在向新厂长办移交，趁这当口去找他，不是吹牛，就凭我三寸不烂之舌，保证说得厂长点头同意，我保证……

小 紅 (捉摸不定)这……能行吗？

常宝增 没问题，只要为你小紅效劳，天大的困难我都能克服。小紅，这可关系到你今后的前途、荣誉，竞赛输多了不光采，还拿不到奖金。

小 紅 你老是奖金奖金的，我不是想奖金，我想换台新刨床多干点活。

常宝增 (马上见风使舵)对呀！主要是为了竞赛。这样吧，牛师傅八成要退休，你就劝他早点走；我呢，就去

找厂长，咱们双管齐下，定能马到成功，你看好嗎？

小 紅 (拿不定主意) 唉！我看这不大妥当，是不是还有别的好办法……

常宝增 (怂恿讨好地) 小紅，我这全是为你着想，要是能使上新鉋床，我保証，你竞赛一定能压倒小兰，紅旗准能夺到手，将来还可以做个全厂聞名的先进人物，到那时候，你胸戴大紅花，照片登上光荣榜，不但我沾光，牛师傅知道，一定也会高兴的，你説是不？

小 紅 (觉得有理) 我……

常宝增 (趁机激一下) 小紅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为了竞赛的胜利，你可要拿定主意，不然，新鉋床就挨不到咱们的份儿啦！

小 紅 好吧。我試試看。

常宝增 对！只要你能說服牛师傅，我保証……

小 紅 你呀，保証，保証，你就別叫常宝增，今后干脆叫“常保証”得了！

常宝增 对，我保証……

小 紅 別保証啦！快去吧！

常宝增 好，我就去，(没走) 小紅，只要你相信我，了解我对你的一片真心……

小 紅 啊呀！有話回头再說吧，(推常宝增) 快去，快去！

常宝增 好，好！我去！你等着听好消息吧！（下）

小 紅 (想得很美) 要是能用上新鉋床干活，那該有多好啊！又快、又好、又省力气，人家看见也光采。唉！

就怕师傅不同意……

〔牛师傅上。一顶褪了色的工作帽，盖着他那不愿让人看见的灰白头发，背有点弓，穿一身补丁又补丁、但很清洁的工作服，他慢慢地走着，眼里充满着无限深情，注视着车间里的一切，小红看见师傅忙迎上去。

小 红 师傅，您怎么到现在才回来？看，给您带来的馒头都凉了。

牛师傅 我已经吃过了。

小 红 在哪儿吃的？

牛师傅 跟工会主席一起在食堂吃的，他算是给我送行啦！

小 红 师傅您答应退休啦？

牛师傅 答应啦！这是组织对我们老年工人的照顾，我真是说不出的感激，要是解放前……呸！还提那干什么？可你知道我怎么舍得……

小 红 师傅，我知道您舍不得我，可我也舍不得您老人家呀！

牛师傅 我倒不光是舍不得你。孩子，从你爹为了保护工厂、保护机器、闹罢工牺牲后，是党要我把你领大成人的。中学毕业后，又送你进了工厂，你已经能够独立生活了，往后也用不着我老头子多操心了。

小 红 是呀！我已经是个熟练工人了，啥也不用您老人家操心啦！

牛师傅 可不能吹大气，孩子，论生产，你还差得远呢！别的不说，你现在干活的质量怎么样？

小 紅 我……我干活的质量有时是不大理想，这可不能全怪我！

牛师傅 那怪誰呢？

小 紅 （委屈地）怪这台老牛鉋床唄！

牛师傅 嘿嘿，看你这孩子脾气。小紅，別着急，我早就替你想到好办法了。

小 紅 真的？是給我換台新……

牛师傅 对！（指鉋床）換几个新另件。在我临走前，一定把它修得好好的交給你，你不要担心，前几天缺貨的那个另件，現在已經有了，馬上就能动手修。

小 紅 （暗暗一惊）师傅，你还要修这台鉋床？

牛师傅 （誤会）噢，你怕修不好？沒問題，別看它年紀大了些，只要好好地检修一番，它还能为社会主义多出一把力呢！

小 紅 （想来个緩兵之計）大伯，你要走了，还是休息休息吧，別太累了，这次回去，也难得再到上海来了，趁这两天到百貨公司、大世界去逛逛，有什么縫縫洗洗的拿来給我，让我再侍奉您几天。

牛师傅 （高兴地）哈哈，好孩子，这都是小事，现在最要紧的是給它（指鉋床）“治病”，我拿另件去。（欲走）

小 紅 （忙按牛师傅坐下）太伯，別忙，要修也用不着您老人家亲自动手，过两天我叫保修組来修好了。

牛师傅 不用，还是我自己来，我和它是老朋友了，让我再为它出身汗吧！

小 紅 师傅！您为这些机器出的汗，汇攏来都能行船了，

现在您該享享福啦。

牛师傅 这是什么話？人活在世上一天，就得为社会主义奋斗一天，不然活着还有什么意思。

小 紅 (一时想不出詞儿)师傅，我……

〔常宝增象一陣风似的奔上。

常宝增 小紅，小紅！(見牛师傅，馬上規規矩矩地)啊，牛师傅，您老回来了，听说您要退休了，我心里真有点說不出……那个，平时您对我的教导……您老什么时候动身？

牛师傅 (不愿与他搭腔)唔，就走。

常宝增 (不自禁地)啊！那太好了！

牛师傅 什么？

常宝增 嗯嗯……我是想送您到車站。

牛师傅 謝謝，不敢当。(对小紅)孩子，你尽管放心，不修好鉋床我不走，你先准备一下，我拿另件去。(下)

常宝增 怎么，你师傅还要修这台“老牛”？

小 紅 (点头)唔。

常宝增 这不糟了嗎！

小 紅 宝增，你是机械員，你說这台“老牛”能不能修得好啊？

常宝增 这，怎么說呢？以前就沒有大修过，毛病不少，修么，也許能修好，那都得全部拆开来，从头到尾，从里到外，一样样的检查，多麻煩，常言道：“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”何必去干这种吃力不討好的事儿呢！

小 紅 話可不能这么說呀!

常宝增 不管怎么說,旧的总沒新的好,(把手中的紙条一扬)你看!

小 紅 什么?

常宝增 (得意地)机——床——調——拨——单!

小 紅 厂长同意了?

常宝增 (沾沾自喜)我去的时候,老厂长正忙着要走,他叫我按照实际情况处理,回头向新厂长汇报,所以这事就由我經办了,而且,新厂长刚来,他不会管这些小事的。

小 紅 这事师傅准不会同意的,他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。

常宝增 牛师傅是有点牛脾气,常言說得好:“車怕顛,人怕劝”,你是他的徒弟,又是他的干女儿,平时他挺喜欢你,就凭你們这层关系,再說上几句好話,他总不会太固执吧。

小 紅 要是他不听我的呢?

常宝增 不会的,这次厂长也点了头,我調拨单也开好了,现在生米已經煮成熟飯,你再劝劝他,他会听你的,我保証。

小 紅 (觉得有理)好吧。

常宝增 对! (把单子交給小紅)你先拿着签个字,等会去領新鉋床,现在我去找几个搬运工来。(討好地)小紅,等你使上了新鉋床,你想往后干活有多美啊!新鉋床綠油油的,工作灯一开,銀光閃閃……干起活来又快又好,这回,我可花了不少心思替你

搞到新鉋床，你自己心里明白，我走了，（又回头）
对了，今晚上我請你看戏別忘了，下了班我在厂門口等你，好嗎？（把戏票交給小紅，乘机握她的手）

牛師傅（拎工具袋上，见状不悅，故意高声咳嗽一声）嘿！

常宝增（忙縮回手）牛師傅……

牛師傅（沒好气地）別牛師傅馬師傅了，科里有人找你。

常宝增好，我就去。（对小紅使个眼色下）

牛師傅小紅，这个常宝增，又向你保證什么啦？

小紅師傅，他……（想把領条給牛師傅，又怕他反对）
喔，沒……沒什麼。

牛師傅孩子，有什么事，你不該瞞着師傅呀！

小紅唔……

牛師傅（从工具袋中拿出一个另件）你看，这个另件虽然是旧的，可还能派大用场呢！

小紅唔……（想說不敢）

牛師傅（边擦另件边說）刚才，我去拿另件，有个小家伙硬是不肯用旧料，在仓库門口大吵大鬧，让我狠狠訓了一頓，这些人就知搶新的拣好的享现成，就不知爱惜国家财产，你可不能象他們那样！

小紅（不知怎么回答才好）噢，是……（看着領条）

牛師傅我知道，你是不会的，因为你是我的徒弟。（回过头来）

〔小紅急忙把領条藏在背后。〕

牛師傅孩子，那是什么？

小紅嗯，沒……沒什麼呀！

牛师傅 我说嘛，有事不该瞞我大伯，拿来我看看。

小 紅 师傅……(只得递过领条)

牛师傅 机床調拨单！这哪来的？

小 紅 常宝增給我换了台新鉋床……

牛师傅 什么！他？(出乎意外的，不由气上心来)你，想不到你也是……我刚才跟你說什么来着！

小 紅 领导已經同意了嘛！

牛师傅 领导同意？(不信)不，我去問問！

小 紅 师傅，您別忙，先听我說……

牛师傅 好，你說，你說，这台鉋床有什么不好，你背着我要換新的？

小 紅 它太旧了，加工出来的产品……

牛师傅 加工出来的产品怎么样？咱們調到这儿已經快二个月了，还不是照样超額完成任务，沒出过一件次品。

小 紅 啊呀，我的好大伯、好师傅，您是您，我是我，牛师傅的徒弟怎么跟牛师傅比呀！您要退休了，小兰又向我挑了战，让我单独使用这台老爷車，怎么賽得过人家，这輸了多丢人，就連您师傅的面子……

牛师傅 (严正地)孩子，你这想法不对头呀！竞赛不是为面子，輸赢也不单靠机器的新旧，要靠咱們的技术，咱們的心。常言道：“刀越磨越快，人越练越能”，在条件差的环境里，才能练出真的本事来，你懂嗎？

小 紅 我懂。师傅，可是您也知道，现在产品质量的要求

越来越高，我的技术水平还跟不上，用旧机器生产，总没有用新机器来得保险，现在已經有了新鉋床，何必再拖住这台“老牛”不放手……

牛师傅（气愤）现在你们有些青年人，眼睛都长在这里（指头顶），对这些旧机器都看不顺眼，有点小毛病，不但不好好修，却恨不得报废领新的。好闹气！你们以为咱们国家眼前机器太多啦！不是，不是太多，是太少，没有旧的哪来新的，旧的东西破了坏了，不能再有那没有二话，该换新的；还能用的能修的，咱们就得千方百计的坚持用下去！

小 红 这也得从实际出发。

牛师傅 怎么？我不是从实际出发，我跟机器打了几十年交道，我还摸不准它们的脾气，干什么工作不能怕困难，咱们工人阶级从来就是“硬骨头”。再说你是我的徒弟，牛师傅的徒弟就该有股子不怕困难的牛脾气。好了，今儿我说的太多了，你要领的新鉋床还是你自己去退吧！（把领条交给小红）

小 红（接条）师傅，您说的当然有道理……不过……大伯，我从小跟着您长大，您比我父亲还亲，您说的话我句句都听，从来也没反对过，这回您……您就让我作回主吧！这关系到我的前途荣誉。

牛师傅 什么？

小 红 我已经长大成人了，您不要再拿我当毛丫头看了！

牛师傅（生气）越说越不像话了，你翅膀长硬了，想乱飞啦！不行，我不能眼看着你糟蹋国家财产不管。

小 紅 我……

牛師傅 你去不去把新鉋床退了？（見小紅不响）好！你不去，我去。（搶過領條急下）

小 紅 師傅，師傅！（見師傅走遠，急得無法，生氣地撲在中門邊哭着）

〔王厂长上，他長得粗壯高大，穿套褪了色的軍裝，由常寶增陪同邊走邊看由另一門進場。〕

常寶增 （殷勤地）王厂长，你真太辛苦了，剛一調到廠里來，也不休息，就忙着下車間。（看他不同意）哦，這里是全廠最老的车間，比起其他新建的廠房顯得破舊了一點。

王厂长 （微微皺了，下眉）喔！（環顧四周，看到鉋床，想起）常機械員，剛才我听老厂长說，有台鉋床要報廢是嗎？

常寶增 （一驚）啊……是的是的。

王厂长 在哪儿？請你陪我去看看。

常寶增 好，好！就是這台鉋床，老牛破車，修來修去修不好，非報廢不可！

王厂长 （走近鉋床看看）是嘛？

常寶增 是的，是的，馬達一開就象扭秧歌似的，工人們都要求早點給他們換新的。

王厂长 是誰操作的？

常寶增 本來是個老師傅，可是他要退休了。現在是張小紅，她是个好姑娘。

王厂长 好吧！小常同志，你去忙工作吧！等會兒我有事